晉綏日報

第一六四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竟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致爲易於混淆，別我產與外產（非貨物），便利各地民商往來販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證明」（此係解放區之土產品證明我區者，其證明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離往本邊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商人均須向就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證明」，否則以外貨論處。此證自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啟用，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塗改、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爲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啟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冒充緝私者，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懲辦，特此通知。

榆林以西我痛擊增援敵
打垮馬匪二萬五千人
予敵重大殺傷並乘勝追擊中

（新華社西北十八日電）解放軍於十五日擊潰增援榆林之馬鴻逵匪部三萬五千人。此次馬匪除以少數保安團留守寧夏，率其全部匪徒騎兵十八師兩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及四個保安團，於六日由三邊出發，傾巢東犯，企圖增援榆林。十三日，進至榆林以西卅公里之寶大灘及老九灘沙漠地區，即遭我軍迎頭痛擊。至十五日中午，該敵被我完全擊潰，並予以重大殺傷，敵乃狼狽向西逃竄，我繳獲甚多，僅迫擊砲即有十餘門，輕機槍即有七十餘挺。現我軍正尾追中。

興縣小善農民大會宣佈
舊機構解散舊幹部候審查
授權代表會議，建立農會臨時委員會

（興縣訊）二區小善行政村貧僱農大會，決定召開的全行政村農民大會，於本月十日在小善召開，審查各村代表，並宣佈舊機構一律取消，舊幹部聽候審查。當日太陽剛爬過東山，各村男女老少農民，以興奮的心情，向大地主郭愚的院子蓋過來。郭愚已被扣押起來，大會就在這院內舉行。到會農民都指點着十六孔窯洞的大院子，一個老漢說了一句：「看人家這窯修的氣派哩！」窮年白拖倚立忙插嘴道：「還不是人家的，是咱的。」參加修這窯的僱工宋苗候科也插嘴道：「是麼，這窯上的石頭都是我們一塊一塊的扛來的。嗨！那時石頭掉上個角子也不行。」

農民大會審查農民
把破產地主和富農趕出去

爲了保持大會的純潔性，一開始即審查到會農民資格，南四村富農×××（原稿即如此），作本村時稱是本家女子，群衆不准意思提出，麻耕虎的也擠上來了，侯家溝貧農白心花就提出：「××是什麼成份，怎也來參加咱這會了？」馬上趕出會場。石家磯破產地主白武全，當群衆提出他時還在言巧辯，新小農郭候提立即向他指出：「民國二十八年你還向我家要了十五石租的帳，租過你家一條牛出了八石租子。」一下激怒了到會全體農民，異口同聲的說：「那是狼，快打出去！」小善畔秦明家女人，婆家雖是貧農，但娘家是富農，大家不讓他參加會。經這樣審查，到會三百五十九個男女群衆中（婦女五十九人）被審查出十四人。

四十八個代表中
貧僱農佔四十二人
鬥爭不堅決的代表撤消資格

接着審查各村代表（這些代表在會前各村五相已進行過初步審查，已改換了十八人），每個代表均一一向群衆介紹了自己的姓名、成份、歷史及當選條件後，再由大家來提意見。白家焉代表白憲滿本來是新翻身中農，但他在介紹時說是貧農，引起到會農民不滿，一致質問道：「你把你家的情形仔細說一下，讓大家來看你是個啥成份了。」大義貧僱李潤德說：「他沒實說成份，不讓當代表。」白家焉貧農白拖見說：「新中農也能當代表，他在村裏和窮人還不賴，門地主他也堅決。」最後通過他當代表，但叫他以後要老老實實才行。雙家溝代表錢根保介紹後，小善畔貧農劉眼兒就說：「那年鬥爭地主錢懷明時，他說那人窮了，我看還人不能鬥地主。」衆人也說：「地主就是客客和氣，不夠代表資格。」南四村代表楊左維開會不到，山青富農有關係，取消了代表資格。趙磁賢和訟縣地主［illegible］家中困難，辦事公道，不自私，和群衆關係也好，但他是八年前由三區移來的，成份不清，決定暫時停職，等他回來成份弄清楚。審查結果，共取消了四位不夠資格的代表。四十八個代表中，中農佔六人（舊中農二人），幹部（在中農內除外），均是貧僱農。又自然村代表，除小村及自動代表外，婦女代表佔十四人。

白雙鎖做過長工，當［illegible］，群衆就追問他們的關係。中農王殿河說：「他還衣門地主（該村已自發的門丁一回）還積極的。」貧農王虎孩說：「他雖誠扶議，被立場，咱們不要！」一致要上通過取消他的代表資格。坨且上代表貧農白亂明介紹說：老人死的早，沒好受教育，有手腳不穩（偷人之意）的毛病。群衆都說：「過去他偷人是沒辦法的路，以後注意改正就對了。」這即過去受地主封建壓迫，生活沒法子過才偷人的。）舊幹部應該棟樑［illegible］

南斯拉夫已走上
社會主義發展大道
——南勞工部長宣稱——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貝爾格萊德訊：南斯拉夫勞工部長克爾斯杜洛維區日前在南統一職工會五中全會上發表演說稱：「南斯拉夫已走上社會主義發展之大道。工人工資之增加，將隨社會主義經濟之發展而齊步並進。」克氏強調指出：「南國在今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之後，半年即已完全根絕失業。」克氏繼稱：「自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改革以後，南國即已建立一個和平發展時期，並頒行多項保障工人利益之法令，其中最重要者，有工資法、社會保險法、每年例假工資照發及女工生產前後給假之規定。」克氏提及工人提高勞動率之成就時，指出：「南工人今年上半年平均勞動生產率已超過去年百分之六·五四，生產成本則減少百分之六·零二。工人在半年中提出之工作合理化建議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八十已被採用。」繼稱一職工會乃於十月開幕，其任務爲總結過去一年之經驗與制定今後之任務。

踢開絆腳石
——解散村公所與各主任代表　各村工作由農會自己來辦——

當大會轉入訴苦提意見時，到會農民爭先檢舉地主惡霸封建剝削的罪惡，侯家溝貧農含淚訴說惡霸地主白册良逼死他妻，餓死三歲嬰兒，弄得他打了光棍絕了後，激起到會農民無限仇恨。一致決議堅決擁護貧農民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大會又揭發了許多舊幹部包庇地主富農的事實，防被異己份子白滿牛、郭初見、趙萬身等與惡霸地主白孝斌（前任村長支部委員）結成一把子，欺壓群衆，其餘十個常委也與他們通同作弊。在大會上除白六孩、康懷支二人未被揭發外，十五個常委中就有十三個都被揭發。常委之一的趙萬身（異己份子），今年貧苦農民興齊富農白滿渠的二孔窯，他住叫扭了六斗米。常委之一的田老閻，群衆自發起來扣押惡霸地主白雙鐘，他阻止［illegible］。至於他們平年來包庇地主富農負担，長期以及他們貪污強姦婦女的罪惡是很多的。［illegible］家從村公所到主任代表，小善也一律取消了舊幹部職權，各村工作由農會自己立刻成立。大會上扣押了［illegible］已份子後各村審幹部［illegible］。並授權給代表會議籌建立全行政村的臨時委員會，並代替村公所的事。

成立村農會臨委會
按區域劃分選組　各委員分佈均勻

（又訊）小善行政村在農民大會後，接着舉行代表會議，民主選出農會臨時委員會，領導聯合鬥爭，並正式接收村公所的工作。代表們按照農民大會的決議選舉農會委員會委員，爲了照顧山地偏小村，保持委員的分佈均勻，而多年受壓迫不善講話的貧僱農當選，採用了分組選舉的辦法（在一起選舉容易選上些能說會道的，因他們的人多，而一些出身極窮的人就選不上）。四十餘代表按區域分成五組，每組選二人，小善小組因人口多——編者選三人，共十一人。各選區人都把名單互相交換，五相見，然後集合在一起進行審查。韓選區選出的委員白明亮，是個老實生產，背做小販，大家給他提出意見：「他老好［illegible］，門地主不夠堅決，不能當委員。」小善區提出路遺缺由大善李有才，西洪村則提議由小善畔劉眼兒補上（二人均貧苦大），把兩人的條件比了一氣，大家覺得兩人都不錯，都是貧苦人。元溝代表白妹共（貧農）說：「我看咱大村讓個小村，讓個位就由劉眼兒補上。」結果，郭［illegible］等十一人當選，並選出郭萬事、白存花、王玉仁三人爲正副主席。委員選出後即領導大家研究聯合鬥爭，確定大地主郭愚、惡霸地主白孝斌、白朋良等四人爲聯合鬥爭對象，其餘地主，規定了幾條紀律：一、誰也不能私得隱瞞地主富農的東西；二、誰也不得向地主富農［illegible］，過去給地主富農的東西，要交出來［illegible］，各村不得隱瞞［illegible］。全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各委員代表分五路下鄉，準備十五［illegible］（憂征）

興縣南通農民
馱炭賺明春生產底墊
不看大利，少吃儉用，跑鬧一冬，能賺三個月吃喝草料。

（本報訊）興縣二區南通村貧僱中農積極跑運輸。該村十二戶貧僱農，除四戶單身漢經農會研究後，抽出一部份鬥爭果實給做小生意外，共餘八戶都有牲口，其中七戶是從鬥爭果實中分到的牲口或大車，連同村裏的中農已有三十餘牲口、七輛大車（拉車的牲口，在三十餘牲口數內），開始跑運輸。他們從炭窰馱上炭，到高家村一帶出售，有時還攬些回腳。每天天不明，就成羣結夥的去馱炭，如大人沒空就小孩去，有時就托人捎帶。大人負責裝炭、上下馱子，小孩趕牲口。今天你去，明天他去，大家輪流趕，使家裏的營生都誤不下。據貧農康圪初、張全兒、康福具談：馱炭不看大利，只要下辛苦，少吃儉用，也能頂大事，一個人趕上一條牛，牛馱一百七八十斤，人還揹上四五十斤，頭一天吃了早飯到窰上馱炭，回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到高家村一帶去賣，趕黑回來，不在外邊住夜吃飯，除了炭本一回能淨賺一兩元。這樣跑上一冬天，也能賺出三個月的吃喝草料，明年春天耕地也有牛喂，草料吃喝也儉出來啦，就能按種。接着他們又說：「不馱炭人和牲口也得閑餵，人也就空過去了。加上村裏地也不多，估不住人，冬天就是沒個做上的。」（國英）

五寨神池已組織起
五百輛大車跑運輸
貿易局貸款解決運輸困難

（二分區訊）經過二十多天時間，五寨、神池已組織起五百廿一輛大車跑運輸。在五寨城關和附近土地改革村莊，通過村公所、農會、工作團發動，然後介紹到貿易局拉腳（主要介紹他們的成份和個人品質）；在神池，貿易局親派兩個幹部到村裏組織貧僱中農腳戶（中農估不到三分之一，多係下中農），根據各人的具體困難，預支給一部款項，給張拴娃一條牛，給李熙才等五戶對車輪，借款的很普遍（運回貨後歸還）。爲解決運輸力困難，貿易二分公司已電令偏關貿易局到口外購買耕牛，回來給缺牛的貧苦羣衆。現在各村羣衆正積極組織車輛，有車無牛、有牛無車的各自朋夥。據稱：運輸獲利很大，從岱岳到五寨，每百斤腳費九萬一千元，每輛可載九百斤，除人牲口盤費二十多萬元外，可獲利五十餘萬元。（王志成、松毅）

嵐縣東陽潤翻身委員會
各委員互相審查資格
規定各村訂出之成份須互相審查

（嵐縣訊）二區東陽潤行政村於上月二十七日召開各自然村翻身委員（四十一人）的聯席會議，經嚴格審查會員成份後，選出金貴等十人成立行政村統一領導機關——翻身委員會。開會的前幾天，新安村貧僱農提出要互相審查各村的委員，於是各村都將自己村的委員名單送給外村，讓外村貧僱農審查。會上新安村委員毛眼（貧農）提出東陽潤村長鈺不夠委員資格，他說：「他雖然是個窮人，但在日寇佔領嵐縣時，他當過僞村警，到臨安打過羣衆，搧過女人，他不能給羣衆辦事。」決定當場撤職，並給羣衆討論處理，並重新補選委員。當康家坬委員介紹了他村因家族關係，對門地主有顧慮，所以選出參加行政村的兩個委員，一個是今年才來的六十多歲的退伍軍人老劉，一個是外來的買子（賣的是有來（本質又不好）的情況及選舉方法時，大家都對康家坬提出批評，觀家坬委員貧農東盛說：「你村選兩個委員是半路上撿的，他們什麼情況也不了解，怎能領導羣衆鬥爭地主呢？還就是應付，家族關係不好意思鬥，叫他倆能鬥個地主嗎？鬥爭還是要靠羣衆才行。」新安委員曹金貴說：「咱天下農民一家人，要鬥個地主階級，不能管家人父子。」接着他介紹了他村如何打破家族關係，向地主鬥爭的經驗後，轉入小組會專門討論康家坬的委員問題，一致意見，康家坬進行階級教育後，重新審查委員。會上大家鑑於有些村子對選舉委員不夠慎重，決定今後委員經常交羣衆審查，不合格的隨時撤換。會後康家坬村羣衆將有來與老劉撤換。東陽潤經過貧僱農及農民會議，又審查出兩個不合格的委員：魏林眼（中農）、馮存富（中農），因他們爲了把自己的成份訂低，便常還住把全村成份訂低，魏林眼還包庇地主明計爲富農，當即撤職，並重新選舉了委員會。各個會上又討論給各村訂成份問題，一致向北村提出意見，該村把不少地主富農，錯訂成中農（因各村都相隔三四里，相互都了解）。新安委員乃貴說：「訂成份要公道，咱們聯合鬥爭，各村應互相比較，你村把地主訂成中農，這就不能徹底消滅地主階級，也不是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爲此會上又決定：成份主要由本村訂，同時要經過各村互相審查，方法是一村成份訂好後，送到各村，有意見批上，作爲該村參考。（閻玉）

兩個退伍軍人不一樣
＝史春德當選翻身委員＝
＝王海生被撤消退伍證＝

（臨縣訊）臨縣城內兩個退伍軍人，一個被羣衆選爲翻身委員，一個被羣衆批評鬥爭。五十六歲的老年退伍軍人史春德，出身裁縫工人，去年由後勤部工廠退伍下來，安置在城內二道街。在部隊一貫表現好，鑑定表上寫到他工作吃苦負責，三九年敵人「掃蕩」時，史春德不顧自己的東西遺失，去保管公物。這次土地改革開始，羣衆叫他參加了貧僱農小組會，成立翻身委員會分會時，該羣衆選爲委員。鬥地主，挖窮根，評成份中都很積極。大家談論起來，都說老史待人和氣，沒私心，和咱窮人團結的多啦。貧農任福全說：「這人仔細哩，沒見過他買的吃一根紙烟，買的吃一顆瓜。」另一個退伍軍人王海生，靠着退伍軍人的名義，到處撞騙，破壞政府的法令。今春他先叫一區給他調劑了六分水地，參又欺臨市政府在南關調劑了八分水地，他的家在方山二區莊上居住，他出了錢以他岳父的名義，又買有水地四畝半、上坪地四畝，在臨縣市二道街又調劑的一處門面，租出去吃貸錢（五十元白洋），又在本城樂市街，私自叫主任李成生給他調劑了一眼窰，東關、南關調劑的水地也租出去，得現租小米六斗。違法販賣煙紙品，照往口不上稅，九月一個月中販賣三頭毛驢、一匹馬，都沒上稅，打罵羣衆更是常事。這次土地改革中，貧僱農會上大家紛紛議論，有的說：「政府調劑地是叫他自己種哩，誰叫他當新的地主？政府也有過慮哩，爲什給他調劑了？」有的說：「這種人就要在土地改革時，把他的威風打垮哩！」後羣衆即把他扣押到縣政府，十月二十五日召開大會鬥爭，王海生在部隊上的指導員也趕來參加，揭露了他闊小盜，私剋公家受過處罰，跌壞腿才退了伍等等事實，最後羣衆鬥爭後，把他的退伍證收回來，三等殘廢優待證也當場取消。（翻身委員會霞元、樊民先、工作團郭瑤、鄭光熙）

三交群衆
收回魏大何的復員證

（臨縣訊）魏大何自四五年從後勤某工廠退伍後，政府把他安置在三交，羣衆讓出舖面和窰洞，幫他經營工，可是他還要以怨報德，欺負羣衆，住在張恆生院裏時，趁張的老婆住娘家，他就搗壞人家的鎖子，偷人家的首飾和鎖子送了破鞋；又如陽居民會時李剛管拔了下他的爐口殺，他就詐詐人家說丟了十萬塊錢，並誣盜到三交治病來雖石某工作員的老婆，公開把該女人搬到他家住，民兵少先隊去查夜，他又拿錢擇打他們。甚至因丟了一隻小貓，便打擂威嚇羣衆：「不交出來就要搶殺。」十二日晚，羣衆開會解決他的問題，到會男女羣衆三百餘人，紛紛揭露他的這些行爲。復員軍人呂玉泉批評他剝削學徒，不給學徒吃飽飯，打罵學徒的統治剝削思想，民兵李天喜指着他說：「你和那個女人搞鬼，打了我們查夜的人，又到市公所報告我們偷了你的十萬塊錢，你真欺負人夠啦！」[illegible]上去痛罵了他一頓，後經羣衆醞釀決定：撤消復員軍人資格，收回復員證，他回老家河曲去（已解放），留一部份財產給學徒（按他全部家產直本幣一千萬元）。這個大會上又批評了抽大煙、賣大煙、包庇煙鬼的復員軍人孔憲園，他當場向羣衆承認錯誤，訂出條件，找了三個保人，表示悔改決心改正。（任澤、李璣）

交城水峪貫群衆
教訓駐軍生產員閻二保

（交城訊）水峪貫羣衆正在同地主惡霸進行清算鬥爭的時候，發現了分俱生產員閻二保包庇惡霸富農白鳳全的事情。於是羣衆自動在本月四日召開大會教訓閻二保。閻二保出身貧農，入伍四年了，去年到了水峪貫就住在該惡霸院裏，並與其好始發生了關係。在土改工作團未來以前，他就給該惡霸二兒說：「你家是富農，東西保不住了，早點想法子吧。」該惡霸便將財物轉移了。羣衆調查出以後，就把閻二保扣起，開會處理。貧農任丙茂說：「你不夠當八路軍，我們就要開除你。」白可意說：「我們不能允許這狗腿子。」閻二保起初還不向羣衆低頭，接受錯誤，用公家人來抵抗羣衆，使羣衆更加憤怒，教訓了他一頓。第二天，閻二保在大會上接受了錯誤，羣衆說：「念起你是個貧農，幾年的八路軍了，放了你，日後可不敢這樣。」閻二保說：「大家打的我對，日後我絕不敢了。」羣衆才派代表將他送回去。事後部隊同志說：「羣衆教育部隊最好了，今後叫水峪貫的羣衆審查審查咱們吧。」（明溪）

解放神木的傷員下來時
沿路群衆熱烈慰勞

（神府訊）解放神木而光榮負傷的戰士們，從前線下來，受到沿途人民熱烈慰勞。担架行經沙峁時，羣衆都跑來問長問短，一個傷重的同志，住在劉茂元家裏休息時，茂元的婆姨一口一口的給餵飯，並給提個尿壺。剛到王桑塔休養站時，沙峁村羣衆即帶了花生、棗子、羊肉前來慰勞。擁軍模範王媽媽也專從五十里以外拄着手杖，帶了一條羊腿來慰勞。到休養站後，即到病室內親切的慰問傷病員，並給同志們洗臉倒尿，打掃縫衣服，整忙了一天，如同親人一般，孟家川、賀家川羣衆聽到神木下來了傷員，自動集資慰勞，村主任賀長凱一人就出了五萬元，一共慰勞了二十九斤羊肉和一斗二升棗子。貧農賀增在把給他孩子串下的棗牌，也要慰勞傷員。傷病員都感動的說：「羣衆待咱們太好了。」（馮志剛、馮介玉、王志平）

（又訊）神府支隊教育幹事康文林同志不幸傷重逝世，當地羣衆都拿了燒紙前來弔祭，一區區委書記和王媽媽亦前來弔祭，王媽媽走到康文林同志靈前，給跪下燒了紙，含淚走回。現康同志遺體，已送回原籍安葬。（馮介玉、王志平）

民兵楊群、任雙牛
抗擊閻匪英勇犧牲
孝義高阜家野羣衆民兵舉行公葬

（新華社孝義訊）十月一日閻匪向七區高阜、家野一帶搶糧時，民兵楊群、任雙牛等四個同志英勇迎擊並把兩個閻匪偏鄉村人員追擊了五里。返回時，不幸被閻匪四十五師×團的匪軍所包圍。他們四人勇敢了兩鋒，在突圍中，楊群、任雙牛二同志英勇犧牲。另外兩個民兵見到楊、任二同志被敵殺死，悲憤異常，拉開兩個手榴彈，將敵營長及五個匪軍炸傷倒地後，兩人跳崖衝出了敵人的包圍。戰鬥結束後，羣衆去抬楊、任二同志，看到爲人民犧牲了的楊、任二同志屍在地畔上雄糾糾的犧牲姿態後，大家都落了眼淚，並自動籌備埋葬及安慰烈士家屬。在葬楊、任二同志的那一天，全體民兵在烈士墓前宣誓：「我們今後一定要更加勇敢的消滅敵人，替你們報仇！」（閻得志、葉云富）

中陽道棠村農民
嚴格管制地主行動

（新華社呂梁十五日電）中陽五區道棠村羣衆，對鬥爭後之地主繼續監視與實行嚴格管制。該村十七家地主，在羣衆監督下，全部撤到羣衆所指定的窰內居住，並制定紀律，地主要確實執行擁民命令，出門要向羣衆請假開路條，家裏來人要向羣衆報告，不准指雞罵狗，不准造謠，違犯者交農會處理。地主傅生蕃偷羣衆的禾稈，被貧農高二寶看見，就叫說：「誰叫你偷我們的禾稈？」中農兒窯劉來娃趕來說：「你給老子放下。」地主傅某顧顧的把禾倒了出來。該村僱農傅治邦在交口集上遇見地主傅果棠的兒媳和女子相跟着趕集，他質問道：「你們做甚來了？」並檢查搜她們的路條後，才放她們趕集。現該村貧苦農民正命令地主打場，並在封鎖前大量趕圍狹地。羣衆警告地主說：「要沒毛主席，咱農民哪能把天翻過來嗎？」（舜綏）

來函聲明

編輯同志：十月廿日，二版所登「離石穆村工作團組織貧僱農小組中，啟離地主及一些子佔了三分之一」，我首先應聲明[illegible]請編輯同志加以更正。

冬十一月四日　王健

各解放區 馳電祝賀石莊大捷

（綜合報導）晉察冀解放軍於十二日解放石莊殲敵兩萬餘大捷傳出後，各解放區黨政軍民及各界紛紛馳電祝賀。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行政公署賀電稱：「此一光輝勝利，不僅對蔣賊為一沉重打擊，且對閻匪太原之國賊亦為一晴天霹靂。」晉綏邊區參議會特代表全區三百萬人民，去電致賀。華東解放軍許世友、譚震林、關有法、劉少卿等將軍賀電稱：「我華東軍民決以消滅山東蔣匪，配合你們作戰。」豫東區黨政軍民各機關聯電祝賀稱：「在你們的勝利鼓舞下，我豫東全體指戰員正奮不顧身，英勇向蔣頑猛烈攻擊，配合你們作戰，以期早日打倒蔣賊，建立新中國。」

我軍再度兵臨膠濟路 擊潰西逃敵五個半旅

殲敵兩千餘繳獲物資車輛甚多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八日電）解放軍於十月革命節前夕，再度兵臨膠濟路高（密）膠（縣）段，完全擊潰二次向西逃竄之蔣匪整九師全部及由援路匪整六十四師整五十四旅、一九八旅、整八師一零三旅之三零九團共五個半旅兵力，殲敵兩千餘。按蔣匪整九師在上月初旬膠河戰役中，遭我打擊後，西竄來逃，至本月六日，二次自高密沿膠濟路向西逃竄，當夜我軍突然出現於其西逃路上，將該匪包圍，經一晝夜激戰，殲匪一千五百餘，蔣餘匪狼狽逃竄至高密西北大沽河等少數孤立據點內。八日，自平度南犯之蔣匪整九師一九八旅與膠（縣）高（密）地區蔣匪除已一部乘機六十四師等部會合，慌忙向西增援，我軍阻擊匪西逃去路。勝於八日收復平度城外，另以勁旅繼續猛擊匪西逃殘匪，我軍奮起追擊，至十三日止，匪軍全被擊潰，又繳獲俘敵五百餘，繳獲物資車輛甚多。

又訊：解放軍一部於七日攻克即墨城北六十餘里之王哥庄據點，全殲三個匪連，生俘七十四名，斃傷其四十二名，繳步槍三十支。

伏牛東麓戰役第一階段 我克八城殲敵五千七

（新華社豫陝前線十八日電）豫陝解放軍前線司令部頃發表第十四號公報，公佈伏牛東麓戰役第一階段戰鬥經過及戰果稱：（一）戰鬥經過：本月一日，東路我軍在南召、登封間三百里戰線上發動攻勢，至六日止，連克臨汝、郟縣、寶豐、谷山、魯山、南召、葉縣、方城等八城。此役戰鬥特點有三：第一，攻勢猛，有攻即破，決戰門，兩師五分鐘即解決戰鬥，守城敵一部被殲。第二，守敵除魯山、方城一部遇竄外，餘皆一網打盡，澈底殲滅敵。第三，陸海戰役比例，我傷亡比例為十比一，我傷亡還不及敵人的十分之一，我僅傷亡三百五十名，我傷亡七名，殲敵七百名，我傷五名，臨汝之戰，敵七百餘名，我傷十四名，魯山俘敵三十餘名，我僅傷亡一名。此種證明，我軍戰鬥力的提高。在我門發動攻勢前，李鐵軍即調五個兵團，匪另七個旅馳援，於五日起，先後侵佔臨汝、寶豐、郟城、登封、…

意法國內階級鬥爭日趨尖銳 歐亞民族解放戰爭捷音頻傳

——國際一週——

過去一週，意法兩國的工人階級掀起了保衛民主和平與反對法西斯的大浪潮，這反映了該兩國國內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銳化，也標誌著兩國勞動人民鬥爭的新形勢。

在意大利，最近法西斯匪徒在加貝利當局——民主的敵人——的縱容下，四出挑釁，陰謀爆炸與共總部，並殘殺勞動人民。此種法西斯陰謀激起了米蘭十五萬工人的抗議大示威，米蘭工會宣佈了總罷工以示聲援。罷工與遊行示威的風潮迅速席捲全意，在米蘭、那不勒斯、都靈等許多大城市中，示威者搗毀法西斯平民黨總部，追擊法西斯份子，焚燒法西斯報刊，舉行了堅決的示威。那不勒斯的工人以赤手空拳解除了警察的武裝，並進行了實際的戰鬥，以致發生了嚴重的流血的「市街戰」。意總工會已決與警察相接觸的「市得即解散一切法西斯組織，要求政府立即取締法西斯黨，並建立更廣大的民主領袖托格里亞蒂號召在一切方面進行堅決的新鬥爭。古馬正勞動人民在為「自由民主獨立」而行動起來了。

在法國，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日，巴黎勞動人民舉行了「保衛和平民主獨立」的大示威，戰鬥的紅旗和風暴揚，「要拉馬第辭職」的口號響徹雲霄。法國工人的罷工運動仍繼續擴大中，繼巴黎公用事業工人大罷工勝利結束後，巴黎麵粉工人自十三日起，開始要求增資的罷工。馬賽工人自十日也開始了反對電車加價的大罷工，針對著新上台的戴高樂派市政當局，因此而受到戴高樂法西斯份子的瘋狂襲擊，致有多人死傷，但是罷工者反而更進一步的團結鬥爭，十四日，馬賽總工會決定在為犧牲者出殯時，全馬賽工人停止工作，並舉行示威。為了回答反動政府當局殘害勞動人民的卑劣手段，馬賽總工會已決定號召全體工人，並以總罷工作為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鬥爭。這一切顯示法國勞動人民正在施展其強大的力量，向戴高樂法西斯份子的冒險陰謀以及為其鋪路的拉馬第政府展開再接再厲的鬥爭。

歐亞兩個國家所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一週間，不斷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希臘民主軍於上月間勝利擊退了法西斯政府軍的掙扎性的猛攻後，即獲得了主動權，目前於中、南與西北部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新攻勢，並不斷取得新勝的戰果。隨著解放區的擴大，民主軍也已首次參戰。希臘民主軍的總部也進行了許多民主建設和軍民團結的工作，成立了內政委員會，制定了法令，恢復了勞動人民生活和進行生產的法令，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希臘的民主政府正在大力推行救濟與幫助，百計加強其對美帝國主義的控制和援助，以保衛希臘共產黨及人民所說：「任何美國的侵略政策，粒不能挽救已破產了的希臘保皇派政府。」

印尼人民在正面戰場，仍繼續進行堅決的自衛戰。在荷佔領區內，抵抗荷蘭侵略者的人民運動正在興起，工人農民我們處罷工，甚至在巴城也一再舉行萬人的大示威。各地各族人民響在荷軍的高壓下，仍堅貞不屈，人民軍中效忠國的決心。這都保證了一致的敵愾同仇，是印尼抗戰力量的不竭源泉與終獲勝利的至高保證。

聯大仍在兩個陣營的激烈鬥爭中進行。上週，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以蘇聯建議為基礎的議案，決定於明年五月結束英帝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聯合國全體大會上又通過了島克蘭提議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使美帝國主義阻撓鳥克蘭當選的陰謀活動終告失敗，這是民主陣營一週來在聯大鬥爭中的兩大勝利。

（十日至十六日）

我軍在石家莊攻堅戰中 表現近代化作戰技巧

數十門大砲齊發壓倒敵火力

（新華社晉察冀前線十八日電）解放軍在察冀人民解放軍在石家莊強固設防的突破戰鬥中，表現了近代化攻堅戰役的優越的技巧和砲兵、工作戰的優勢砲火，將匪掩護射擊和步兵猛進，砲兵間的密切協同動作，充分顯示我軍作戰中的高度組織性。八日晚突破匪市區鐵環城，路防線中，擔任西南角防禦的攻堅解放軍某部，在猛攻數十門大砲地時，以數十門大砲集中轟擊，幾分鐘內，向敵指揮部所在地連續射擊，敵陣地土崩瓦解、大幾分鐘之內，六個守敵半數為我摧毀。三十米縱深之三大碉堡、八個地堡全部為我摧毀。…殲犯已被阻遏於魯山、寶豐一線，李鐵軍再一次被我調動，疲於奔命，天明以下五千一百九十餘名，生俘十五師師長武廷麟、十一師師長…北辰、五十二名，合計一百一十二名。

（二）戰果：解放縣城八座，殲滅敵第十五師師部及第四門，第十五師直屬部隊及六十九旅四十七師一二九旅二十一二九、一四一旅一個營，一九零團，四十七師一二九團、寶豐、郟縣、臨汝、許昌、葉縣、南召、方城、魯山自衛總隊全部，殲俘敵五千七百餘名。繳獲各種砲十八門，輕重機槍一百六十八挺，長短槍二千九百一十一支，子彈三十餘萬發，電台八部，電話機四十六部，汽車九輛，騾馬六付，糧食一百一十餘萬斤。

堡壘地群。大軍隨即在猛烈砲火掩護下，衝過外壕，將其環城鐵路。由於我各種兵種之周密配合，致使蔣攻部隊無一傷亡，而蔣匪吹噓之「永久性緊固防線」，即在十九分鐘內為我神速突破。十日，該部在強攻二道防線中，砲火再顯神威，各個射擊目標應聲而毀，戰士們在爆發中開始強攻，突破口打開後，三路突擊隊勇猛並進，打退敵人數次反撲。飛行爆炸員以巧妙動作，摧毀匪碉堡，我軍前進之障礙，我大軍乃源源湧入，敵陣營瓦解，我尾追部隊直向市中心挺進。

軍事危機震盪蔣匪 蔣區物價再度猛漲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上月下旬一度停頓的蔣區物價漲風，最近又已開始波動。據路透社十七日電：過去一週中，物價已普遍上漲百分之十，蔣幣劇烈下跌。十七日一元，徑元與鈔已超金蔣幣十萬零三千元，較十三日之八萬八千元，已上漲百分之十五。路透社稱：物價之陡然上漲，與最近傳介石軍事失敗有直接關係，據悉，上週內有不少於五百億元的資金由華北各城市流往上海。石家莊的攻克，使資金匯加超（？）之八。於介石蔣賊集團的惡性通貨膨脹，有增無減，據上海字林西報十六日消息，蔣匪「中央銀行」將於下月發行千元新面額關金券（合蔣幣「法幣」二萬元），此項大鈔已由中央銀行就地印出，蔣匪「中央」、「中國」兩銀行將就空公司之飛機，運往各地中央銀行分行。據悉，每架飛機能裝五百億元「法幣」之新關金券，蔣偽信新關紙幣傾入市場，將引起通貨膨脹之物價漲風。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據塔斯社北平十五日報導：近日北平物價普遍上漲，蔣幣價值打破記錄之暴跌。十四日，糧價每擔已漲至十萬零四千元，美金黑市價一千六百元，至十五日，即迅速增至二千一百元。美鈔黑市價每一美元換蔣幣八萬二千元，較八月修訂匯率時高出一倍多，而較上海同日黑市價高出五千元。塔斯社稱：此種現象，係蔣匪反人民內戰在華北戰場上不斷的軍事失利之直接反映。

豫陝東綫我軍 再克臨汝縣城

（新華社豫陝前線十八日電）東綫我軍一部十四日晨再克臨汝縣城，守敵竄逃。

簡訊

英國會已議通過，承認緬甸獨立。英國自「六日」起已開始撤退在緬英軍。緬甸之獨立法案，英緬已簽訂協定之「英緬協定」，緬甸之獨立將於本年一月四日正式生效。…約定「…已久」，「…八月撤…」，而「…」…已宣佈…

魯南地方基幹兵團 一小時戰鬥殲敵四百

（新華社魯南十七日電）魯南地方基幹兵團一部，九日於滕縣東北一小時的戰鬥，以十二比一之比例殲敵一個營及一個連，創該軍區地方兵團殲敵一個正規軍之光輝戰例。該師係今年四月泰安戰役全部被殲後重新補編而成（新十五旅）四十三團屬第一營，九日拂曉由滕縣向我犯，該營團以猛烈砲火一路向我逼近，沿城前地區，遭我預伏部隊猛擊，猛擊一小時激戰，除敵營長以下殲滅外，共殲敵四百十五名，內俘敵二百零八名，繳重機槍二挺、步槍十二、砲六門，子彈七萬餘發、各種砲彈及其他軍用品一部。我僅犧牲七人。魯南軍區特予傳令嘉獎。

敵我形勢基本變化 濱南我軍勝利出擊

——濱南前線指揮部評稱——

（新華社華東十七日電）濱（海）南前線指揮部頃評濱南我軍勝利出擊，為劃分濱南敵我形勢基本變化階段。四十天來，濱南各級地方武裝在隴海東段新浦、新海外圍與臨沂外圍沂河、沭河大平原，展開連續性攻勢，殲敵三千五百餘人，克復並攻佔據點二十餘處，村莊五百餘。現濱南至隴海路，西至沂河，東至東海，縱橫二百餘里廣大地區，除新海、郯城、馬頭、臨沂外圍各孤立據點外，已無敵蹤。我軍並控制隴海路曹埠至阿湖段百餘里，同時切斷了敵海徐公路，使濱海軍民與蘇北前後軍民取得直接連系與配合作戰。攻勢特點之一，為主力兵團與各縣地方武裝民兵，在戰術上已取得有機配合，統一作戰。特點之二，為我軍動作迅速，出敵意外，當我插進蔣匪心臟沂河東岸時，敵猶以為是其自己部隊。特點之三，為我軍戰士經土地改革教育後，階級覺悟提高，士氣旺盛。特點之四，為一經解放之村莊，即掀起分地分浮財鬥爭，並在保護果實要求下，立即成立聯防自衛隊，圍困敵之孤立據點。

我的錯誤之檢討

——關於貧農張紅奴通訊之處理問題——

胡正

> 對於我們錯誤的積壓關於貧農張紅奴通訊之問題，昨今兩日發表了三篇文章——本部及陳蟬鵬、胡正三同志的文章，這暴露了我們工作中的許多問題。至於對這問題的檢討，很不夠，更來不及作全面的檢查，希望讀者細心閱讀，給我們提出意見，幫助我們更深入的發現自己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以便作有效的糾正與改進。
>
> 本報編輯部

關於貧農張紅奴同志所寫的稿件，由於自己不負責任積壓很久，且在處理中沒有貧僱農立場，至延期百多天始於昨日列出，我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發現錯誤之經過

當通訊科同志轉來此稿時，讀了作者的來信，文章沒讀了一半，就覺得不好用，把它就擱起來了。後通訊科同志來詢問該稿，自己竟忘記了，因此，先說沒有見到，後又沒有在存稿中認真翻閱，通訊科同志當即說他們已告知作者未收到，我到後也不必再退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引起自己的任何考慮，就馬馬虎虎放到腦後了。

月初，翻出此稿，由另一同志處理時，發現有問題，但當研究時，我覺得該稿充滿了中農情緒，於是猶豫於加按語列用或寫信給作者提出意見，就又拖延了數日，才交給副列代理主編，在對處理此稿的討論上，仍未得出明確肯定意見，又拖延了數日，直到前幾天代主編參加編委會議回來，才又提出此稿，又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整理出來交領導上決定。（後決定用原稿）

當領導上指出積壓此稿，並在處理中，對貧僱農自發這件大事，未引起重視，和只考慮到用與否是立場不對，自己方才大悟。

關於錯誤之檢討

收到此稿時，是八月下旬，副列代主編正因事休假，同時，稿件已存積一堆，由於稿件多和急於處理出已決定當天需要之稿，因而對新來的稿件，只看看題目，看看篇幅，看看文章寫的好用與否，沒有注意來稿性質，因而就沒有分別重要與否，把應列新來的稿件，就壓在那裏了。到副列代主編假滿參加工作後，因保德地區來稿是向他負責，他也沒有及時處理這一時期的積壓稿件，自己也沒有主動催促，自己退稿時，即是先處理自己負責地區內的稿件，對工作採取了不是對黨對群眾負責的自由主義態度。因副列人事關係，自己對工作有意見，不安心工作，同時亦未向領導同志反映情況，結果使該稿錯誤地被壓下來，不能及時登出，使其早日列出，有利於農民翻身運動。

更嚴重的是自己對於作者一封對來稿也是對農民翻身很熱情的信，未引起任何重視，因此在看此稿時，看了開頭一段，又覺得寒漏，而沒有仔細的讀完全文，就輕易的決定不能用了，這充分的說明了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和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密切結合起來，還沒有把全部精力貫注在這偉大革命運動中來。因此，這件事又表明了自己不是以貧僱農立場，十分重視關於土地改革的短稿件，從稿件中認真負責深入地發現問題，考慮稿件對土地改革工作的配合及其指導作用。

還有一個錯誤的認識，即認爲副列稿件時間性不重要，所以對積壓之稿件不是負責地及時處理，而對通訊員同志，則不考慮作者此稿對工作之作用以及作者作了很大力量，這又說明了沒有爲群眾服務的熱忱，也就沒有對通訊員認真負責的態度。

總之，思想根源，即是沒有貧僱農立場，這表現在後來處理這一稿件中，只猶豫於用或不用。同時，又覺得通訊科同志說他們已告作者未收到，不必退了，所以又考慮到黨報的威信，而竟不顧貧僱農利益，把黨報的威信與貧僱農利益對立起來，不能立即勇敢地承認以至揭露這件錯誤。而對貧僱農自發這件大事，也還未能引起自己的重視，自己沒有把貧僱農所遭遇的一切就像自己所遭遇的一樣去對待。因此，也就未能站在黨報的工作崗位上，把報紙當作貧僱農的喉舌，爲貧僱農說話與撑腰。

以上檢討是極不深刻的，準備在正在深入的「查階級、查立場、查思想」運動中更深刻的檢查自己。關於此檢討之不深刻處以及我們對積壓處理不當之稿件，仍希讀者作者同志們揭發與指正。

十一月十七日

一條新聞失實的檢討

綏蒙新華分社記者　任重捷

八月二日報上刊出在土地方武裝五十五天內打垮「維持」，收復村莊二十八處一稿，是我於七月間在十一分區參加各縣武委會主任聯會時，據右玉縣主任劉克孝和區副大隊長張縣二同志彙報寫的，原稿曾給武裝科長唐伯山和張綠等同志審閱過，經同意後始發出。此次右玉韓一平等同志說，當時該縣四山實際打斷維持村莊僅十處，其餘有保四五月間敵騎兵「掃蕩」，過任老爺要過貢門，敵撤走就完了，有的像大小將家屯只關閉地主爲報復群眾，會叫過敵人，至後這些係依提訴過入城事，群眾從未「維持」，僅有陽天和等村群眾分糧歸向「維持一份子」作鬥爭，不過由公開轉成半公開，實際未有「垮」。關於這條新聞與事實大有出入。這給報紙在群眾中威信的損傷，我要負很大責任。自然唐、劉二同志亦不當推卸其應負之責。我自己思想上對實稿存在着極其錯誤的想法：即單純完成任務，並夾雜個人打算，如趕得每月多發給總分社些稿件，怕報上登的自己的稿子少，不光彩，而對刊登的消息對讀者有何作用與影響則很少考慮，那次採訪，一聽右玉報「維持」材料，隨即整理寫出，恰巧又有送信人要走，沒經委員會負責人也沒給看，當時想：閱過一個會，劉又是該縣的主任，跟縣級自有做過的，並給唐科長唸過，他同意，大概不會錯（?），這都說明自己對群眾對事實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加之劉克孝同志說那次戰報精神上就有誇大，數目字不確實，有的拙估計數爲肯定。另外唐伯山同志說：「我也受了騙」，一給稿子時，我在那裏還常常沒的事。」自然錯誤不可避免。由此我認爲今後要使我們的報紙澈底擺脫不眞實新聞，像我這種思想必須下決心除掉，做到實事求是，克服一切個人打算，爲黨爲人民應負完全責任，這是個立場問題，同時我們要深入群眾反映真正群眾呼聲。另外像劉、張二同志那種不說老實話，欺騙上級，誇大事實的虛報，其思想動機是損其所劣的，而唐伯山同志那種不關心報紙及不負責任態度，也應該澈底的轉變。我們大家（連我在內）對反「客里空」運動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值得檢討的。

改錯稿件之揭露

——摘自呂梁新華分社反「客里空」報導——

（一）八月二十一日，晉綏日報一版頭條刊登「孝義縣在全面開展救荒救死工作中，並從長期着眼，加強邊緣區對敵經濟鬥爭」的報導。該稿原來較長，是根據一次縣區幹部會議上的檢討與決定寫的，前面一大段，是檢討該縣領導上嚴重忽視救荒救死的指示的，這正是當時孝義的實際情況。因爲七分區毛專員的提議，該會才檢討與佈置了這一工作（該會原來是研究土地改革的），確定了一些救荒救死的辦法。但列出之稿中，卻把前面一段檢討完全刪除了，只留了後面一段「決定」，再加上編者所加的一個「導語」（見前），於是該稿完全變成「表揚」性的了。而且把原稿中「會議決定」之類的詞句完全刪去，使「決定」完全變成了「實際行動」，造成了與事實不符的報導。

（二）分社導「平介永濟灘修成」一稿中，有關該灘修成後，「如以豐年估計，約可增產糧食二十萬石，如以平年估計，則可增產糧食二十五萬石。」因爲豐年一般土地產量提高，因而從過去土地的增產數量即相對減少，平年則反是。但編者不仔細研究這一道理，卻改爲：「如以豐年估計，約可增產糧食二十五萬石，如以平年估計，亦可增產糧食二十萬石以上。」把原意完全改錯了。

（三）今年一月分社報導古縣戰鬥的通訊中，原稿描寫戰鬥果是：繳獲了一百多輛大車，其中滿載彈藥、白麵、洗油……（大意如此），但編輯同志卻改爲「一百輛大車的麵粉……」把麵粉以外的重要戰利品都一筆抹煞了。

（四）去年七月間四版刊登的「模範炊事員老朱」，是分社寄出的副刊稿，記者一開始寫的是「民運部……」，編者不明情況卻加上了「七分區」三個字，七分區根本沒有個「民運部」，而是在「呂梁」，原稿寫老朱三天磨豆腐一百二十多斤，卻改成了一天磨豆腐一百二十多斤。同一期的報上有今年七月分社寄給副刊的另一篇：「檢舉中的子弟兵」「人拉犁」，本是汾陽的事實，但列出後卻成了「中陽」了。

（五）去年五月分社發出的「汾陽六區大規模發動群眾減租」一稿中，寫到該區「後山大部村莊沒有組個關保」，而編者就主觀估計竟加上了註釋：「因爲受閻錫山特組分地之故」，實際上該地是我八年來的抗日游擊根據地，閻頑根本沒有去過。我們把這些揭露出來，希望能引起編輯同志的警惕，並深入檢查。

十一月十五日

我對文水漚壞公糧萬斤報導的檢討

編輯同志：

看到十月二十三日報載文水縣長徐光遠同志「關於漚壞公糧萬斤的檢討」，我回憶了對該問題的報導（見於九月二十三日一版）之後，深感對黨報的不負責態度與群眾觀點的薄弱，是值得嚴格檢討的。該稿是我在八月底，到八分區參加了分區會議，聽取來專員報告後寫的。當時自己只認爲八分區糧食浪費嚴重，想加揭發，藉以引起警惕糾正。但因思想上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這就是文水人民的血汗，是對人民不可寬恕的罪惡），缺乏明確的認識。因此，會後僅草率不負責的向來縣實同志問詢了幾句，便本沒有想到當時也在會場的徐縣長進行深刻採訪，即匆匆返回分社，致使該稿報導的不明實任。且在稿中「竟被忘記」與專署發現追究時已全部漚壞兩句，又與徐縣長檢討中有出入。記憶所及：後一句是來專員反映的，前一句則可能是我推測臆斷的。稿寫好後，又未經他們兩位審查即發出。上月二十三日報上首次指出：要我將這件事追究原因責任時，對這一嚴重警告，我並未加以重視與檢討，並以爲自己已離開八分區，該條新華支社一定會搞的，以此來推卸責任，實屬錯誤之至。我這種對人民對黨報不負責任的態度與不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應該嚴厲受到黨報的批評與人民的指責的。

敬禮

馬明